

# 粟裕和他的领袖知己毛泽东

完

人物传记



张雄文 著  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他的一生，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；他的一生，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，却像儒生，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？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，经常奴役他的身体，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？他叫粟裕。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1955年的军衔制，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，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。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职，及时做出了表率。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，不做元帅，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。

粟裕的异军突起，的确出乎毛泽东的意外。如果说人才有两种，一种是少年得志，风光无限；一种是大器晚成，后来居上，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。

1929年6月，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，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，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。这时候，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：三连连长，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。这是他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“亲密接触”，十分尽职尽责，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。

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，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，是十分感念的。林彪就因为这回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少数派，竭力支持他，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。粟裕则不但在红四军七大上沉默寡言，表现平平，警卫的时候又没有“交心”的宽慰话语，显得有些木讷，与灵芝的同期林彪自然不能比。不过，毛泽东的落难，毕竟也使他与粟裕之间有了一段难得的渊源。

一年后的1930年底，粟裕走上了高级指挥员行列，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。这个师虽然是装备简陋的师级单位，却与红军主力林彪的红四军一样，一度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，归总司令朱德、政委毛泽东直接指挥。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，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。

1932年宁都会议后，毛泽东“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”，再度“下岗”，三年后的长征路上才重登“九五”，粟裕也就在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。毛泽东到了延安，站稳了脚跟后，多次设法打听粟裕的情况，期望这个生龙活虎的“青年战术家”还活着。但毛泽东“侥幸”的期望没能成为现实，得到的报告是，粟裕可能牺牲了。

1937年5月，陕北热热闹闹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。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开幕词时，首先庄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。粟裕

作为“英灵”，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钊为首的烈士名单上，坐了第三十四把“交椅”。这当然也代表了中共中央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愿。

七个月后，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得到粟裕还“活蹦乱跳”的确切消息，连忙向延安毛泽东报喜：“粟裕还在。”毛泽东闻听后，欣喜之情自不待言。

因为粟裕浙南山区多年的沉寂，毛泽东又从当年的一个方面军统帅，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，此长彼消，这时候的粟裕，还未能获得与毛泽东再次直接对话的权力。但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粟裕，也不断从粟裕那里获悉诸如韦岗处女战、黄桥战役、车桥战役等意外的捷报。

1945年6月，粟裕接连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，干净利索报了“皖南事变”一箭之仇。毛泽东再次对粟裕刮目相看，极富远见地对在场的周恩来等人说：“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。”这个统兵打仗的“钦定”数据，后来全军只有三个人达到且超过了：解放战场的林彪与粟裕、朝鲜战场的彭德怀。世人可以不认同毛泽东是神，但不能不佩服他料事如神。

全面内战爆发后，粟裕七战七捷，首创打败蒋介石美械装备的“盈利”模式，使心里毕竟有些七上八下的毛泽东，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他亲自提笔起草电文，将这一仗作为范例通报全军学习。就像后来他幽默地说自己做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周小舟，从过去的小舟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一样，粟裕也从警卫他一个人的小连长，成了南天一柱的“护国大将军”。

毛泽东有个“霸气”的规矩：党内同志上门，不论地位高低，资历大小，从不出门迎“客”。但有两个人让他破了例：一个是林彪，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，毛泽东十分兴奋，亲自前往迎接；还有一个就是粟裕。

1948年5月，粟裕奉命前来商量华野战略行动。毛泽东又激动异常，大步迎出门外，拉住他的手，动情地说：“我们的英雄回来了！欢迎你，粟裕同志！”

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，这是自己与粟裕1931年后的首次见面：“十七年了啊，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？”粟裕自然也激动得一塌糊涂，连连问好。

十七年没有见面，又没有经过延安整风这一关的历练，粟裕过去尽管能打，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受信用的程度。这似乎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这回见了面，交了心，这个小小个子看来可堪大用，毛泽东也就采取了更非常的举措。他采纳了粟裕不过江的战略建议，还将华野的一把手陈毅调往中原，让粟裕接替其位：“华野还是你来搞。”

粟裕再三向毛泽东推辞，说：“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。”毛泽东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：陈毅去中原后，原来在华野的职务继续保留，粟裕以代司令员、代政委之职实际统率华东野战军。

粟裕的秘书蒯斯曠是复旦大学的才子，比他还大一岁，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，很有些为人处世方面的经验。他当晚听粟裕谈到薛上司令，还惹得主席不高兴时，跟粟裕说：“首长，你这样做不好，将来可能有点麻烦。”

蒯斯曠是秘书，也是个作家，文人心眼就是多。这些麻烦尽管十年后才到来，但许多知情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之毒。

进入1950年，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，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第一爱将林彪。但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”，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，和平钟声的敲响，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，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“鸡肋”。

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，粟裕的这种“荣光”因“得罪了两个半元帅”而戛然而止。彭德怀主持千人大会，给了他一顶“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”的帽子，残酷斗争了五十多天，即便不得不低头，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，也还是过不了关。

会，给了他一顶“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”的帽子，残酷斗争了五十多天，即便不得不低头，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，也还是过不了关。

好在毛泽东没有完全忘记粟裕。他先找到萧劲光，询问萧劲光对粟裕的看法。萧劲光直言说：“粟裕为人正派，没有二心，是好人。”毛泽东点头，表示同意。随后，他意味深长地传话给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们，说：“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，是为公的。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？不能说都是为私吧！”

最高统帅话里有话，别人下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。粟裕才终于得以过关，没有走进敌我矛盾的行列。

1959年庐山会议上，彭德怀也不幸突然落马，被人拿出他整粟裕的方式开始不断地整。这年9月15日夜，毛泽东出席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扩大会议时，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揭发、批判彭德怀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。

众人发言后，毛泽东明确表态说：“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，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；批判粟裕，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。”他还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：“你去对粟裕讲，告诉他，就说是我讲的，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！”罗瑞卿当即欠了一下身子，点头表示：“是！”

几个月后的1960年1月，粟裕果然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
2006年7月，原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秦叔瑾老人，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出席的《粟裕年谱》出版座谈会上，以书面语言郑重地说：“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过，他的战友中，数粟裕最会打仗。”

他认为，毛主席的话，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。

# 老猫就是第一批勘探队的人

13

悬疑小说



南派三叔 著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上世纪60年代，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，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。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《零号片》的绝密电影。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——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！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？带着疑惑和不解，凭着巨大的勇气，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我在回去找马在海他们时迷路了，摔倒在一个冰窟窿跟前，正当我探头往里面看时，有人从后面把我推了下去，并且试图拿冰块把我埋了。

我们经历的事情，王四川早已讲述给他们听了，连队伍中可能有敌特都和他说了。老猫的面色是相当难看的，因为加上他们遇到的牺牲者，可以知道的死亡名单就很长了。电报室——三人死亡；落水洞发电机——一人死亡；吊装仓库——一人死亡；苏振华疯了；加上之前疯了的袁喜乐，这第一支我们不知道的勘探队中，我们找到的人已经有了七个，其中竟然没有一个是正常的，不是死了就是疯了。

我对老猫说：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和我们说一些事情了，你至少应该告诉我，这一支队伍到底有几个人。我说裴青马上附和，一边的王四川、马在海和副班长也都跟着我问。老猫和老唐都沉默，他们下面的兵肯定是不知道的。两边僵持了一会儿，谁都没说话，最后老猫突然松了口气，对我们道：“好吧，不过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一点，你们不能再问了，知道太多，对你们和我们，都没有好处。”老猫有点古怪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这支队伍是半个月前进入这里的，一共九个人，四个专家，四个工程兵，一个特派监督员。”

“九个人？”马在海吸了口凉气，道：“那么，我们还有两个人没有找到？”老猫摇头，对他说：“不，是一个。”老猫道：“还有一个人，活着出来了。”我们顿时都吃了一惊，马在海问：是谁？老猫眯着眼睛，指了指自己：“就是我。”我愣了很长时间，好久才反应过来。其他人也是一样。

静了片刻，裴青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冷冷地问道：“毛五月，我早就知道你有问题，但是没想到你牵扯得这么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别怪我们不讲阶级友情。”老猫不慌不忙，摇头对我们道：“刚才说了，我只能说到这儿，上头

有他们自己的考虑。而且，我不说是为你们好。”

“奶奶的，你他娘的装什么干部！”王四川是性情中人，一下就翻了，跳了起来，要冲上去打老猫。才上去，一边的老唐冲上来，把王四川整个人扭成了一个麻花。老唐指着王四川骂道：“你是不是当兵的？充什么知识分子大爷，你他娘的算哪根葱，我们听你的还是听团部的？”

马在海在边上气氛不对，见风使舵岔开话题说：“几位领导先别管这个，那不对啊，如果毛工是一个幸存者，那这洞里应该只有一个人了，会不会就是刚才想杀吴工的那个人？”这件事情其他人都不知道，一听说有人要杀我，老猫都感到很意外，问我怎么了，我把刚才差点被人埋在冰坑里的事情说了。老猫听完后，皱起了眉头。老唐问：要不要派人去搜搜？老猫马上摆手，道：“不要派，这件事情不对！”

我问：怎么不对？老猫就说，按照他之前得到的消息，这一支在我们之前的秘密勘探队，一共是九个人，而且其中有三个是女人。而根据发现的尸体，经过性别筛选，可以知道应该是一个女人。根据我刚才形容的袭击我的穿日本军装的人，显然是一个强壮的男人。

这件事情果然就不对了。怎么会多出一个男人来？难道这基地里真的有日本人？所有人都议论纷纷，想想去也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。裴青喷了一声，阴阳地对我们道：“会不会是陈落户？这里只有他不在了。”

王四川就摇头，说不可能，陈落户那胆子，怎么可能打人？裴青说：“人不可貌相，越是貌不惊人的人，可能越是伪装，我觉得他胆子小得有点过分了。”

上都有伤，这些事暂时不要想了，让我们休息，他会安排他的人稍微搜索一下这里，等精力恢复过来，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

老唐说的对的是，我们当时再想也不会有什么收获，于是各自分开。我还是困了，我的眼皮耷拉了下来，几乎要睡着了。然而，我却并没有能够睡着，因为我看到老猫他们在火堆边展开了很多图纸，要开始查看什么。我知道那肯定是这里的结构图，于是强忍着睡意，爬起来凑了过去，问老猫拿了一张看。

结构图有点年头了，拿在手里酥软软的，我铺在地上看，这时王四川也凑了过来。我努力集中精神，看到老猫给我的是整个暗河体系的平面图，我一眼就找到了我们所在的大坝以及“0号—川”暗河的标示。

日本人地图的精细程度让人咂舌，这张平面图上，暗河的大小支流清晰无比，我们进入暗河的地面洞口，也清晰地标示在上面；同时我们还看到其他的地表洞口，一共有四个，都是在其他的支流上。整个暗河体系相当庞大，课本上的知识在这里已经没有多大的用处，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我们的主观判断能力了。我们逐渐又凑拢了起来，人一个一个围着，一起来研究这些图。

看着看着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。我问老猫，他们现在是什么打算，没有撤退，反而靠着这些结构图前进来到这里，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救那最后的女人吗？老猫摇头，指了指结构图上的一个地方，说：“是这个。”

我向他的手指看去，只见他指在那座大坝的标志边上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指的是那架“深山”轰炸机，后来才看到他指的原是大坝的另一边，那一片巨大虚无的地下空洞。我有点理解不了，那片无垠的黑

暗在亲眼看到时的震撼让人头皮发麻，而在这张结构图上，只不过是是一片空白。老猫何以对这片空白感兴趣？

我把我的问题提了出来。老猫抽烟不语，边上的老唐就接嘴，他指了指结构图上的一条长短间隔的虚线，然后低声道：“你先看这条线，日本人的标志和我们不同，但通过线的种类在图纸上出现的频率，我们可以猜出这是什么线。实线代表着输电电缆。然后你看这种点线，这些线的尽头都有电话的图案，数量也很多，说明这是电话线。而这一条长短间隔的虚线，我看着就非常刺眼，因为在整张地图上，这样的线只有一段。这我无法理解，我就想这一段到底是什么线路？”接着他把手沿着这条虚线移动，最后指了指一个地方。

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就看到这一条虚线的一端，竟然就是6号—川尽头的发报室。我露出了惊讶的神情，边上的王四川也啊了一声：“发报室，那这条线？”

“对，这条线，我们一直认为这天线是通向地面，用来和其他的要塞联系的，可是，我仔细查看图纸后，发现这条天线的另一端并不在地面上，而是在这里！”他指向了大坝的外沿，天线的另一头就在这里中止，变成了一个“\*”形的标志，一看就知道是大型的天线。

我头皮整个儿就麻了！我在一瞬间就理解了老唐的意思：发报机的天线在大坝上，对着那片虚空。他们从发报机里收到了日本人1942年规格的加密电码。信号不可能来自地表。

那么，他们收到的信号来自哪里，我看着“\*”形的天线标志，知道只有一个答案。信号来自于那片无尽深渊的某处。

二十年前，日本人已经下去了，并发回了信息！